

论美学思想“和”对刘德海琵琶艺术的影响

刘冰¹ 卫书绮²

1. 中南民族大学; 2. 音乐舞蹈学院

摘要:“和”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理念,强调在差异中追求统一,在对比中实现平衡。刘德海作为当代琵琶艺术的杰出代表,在创作与演奏中始终贯穿“和”的思想,并以此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创作题材上,他以自然意象展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历史文化彰显社会责任感,并以精神修养探寻音乐与心灵的契合;在音乐结构上,他善于在中西融合中寻求和谐,通过调式循环、动机发展与曲式布局展现“中和之美”;在演奏技法上,他既继承传统技艺,又融合西方演奏经验,创新出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张力的表现手法,实现了“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的多维统一。刘德海以“和”为创作与演奏的核心价值,使琵琶艺术突破单纯的形式表现,获得深厚的文化意蕴与哲学内涵,不仅丰富了当代民族器乐的表现力,也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音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

关键词: 音乐美学; 琵琶艺术; 美学思想; 和; 刘德海

“和”即“合”,是孔子首倡的一种以“中庸”为本的美学观念。它既强调音乐内部各要素的协调统一,又重视音乐与外界的和谐共生。自先秦儒道思想为其奠定哲学根基,经唐宋至明清的艺术实践升华,再到当代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论拓展,“和”深深融入传统音乐审美体系,并持续吸收新的时代内涵。在这一历史悠久、不断演进的审美体系滋养下,“和”始终贯穿于琵琶艺术家刘德海先生音乐创作的主题构思、结构布局、技法运用等各环节。它不仅构成了刘德海艺术风格形成的内在逻辑,更成为其创作所遵循的核心价值准则。受此思想影响,刘德海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交融中,积极探索“和”的当代表达。

一、“和”在刘德海琵琶创作中的体现

刘德海作为当代琵琶艺术的杰出代表,在其音乐创作与演奏实践中始终贯彻“和”的美学思想。他提出的“兼容、优选、鼎立”的“金三角”理论,以及“以中为归宿”的“中和思想”,不仅为其艺术创作确立了价值取向,也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通过题材选择、结构设计和技法运用,全面展现了“和”的内涵,使琵琶艺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实现了有机的统一与升华。

(一) 创作题材中的“和”

“和”的美学精神首先体现在刘德海的创作题材中。他的作品往往超越单一的技艺展示,而是从自然、社会文化与个人精神三方面展开,力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在自然主题的表现上,他尤为注重以音乐描绘自然意象,并将其提升为

精神象征。《天鹅》《天池》等作品便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营造出“物我交融”的艺术境界,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这种由自然景观上升到心灵体悟的转化,正是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表达。在社会历史文化层面,他则注重通过音乐探讨文明交流与社会价值,如《白马驮经》便以宗教传播为切入点,将音乐语言与历史文化意蕴结合,展现出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对话,体现了音乐作为文化载体的担当与使命。至于个人精神修养题材,则更多表现出音乐与内心的契合,如《一指禅》以简洁旋律和留白节奏传递禅修者的平和心境,折射出“以艺载道”的哲思。这些不同类型的题材共同呈现出“和”的多元表达,使刘德海的琵琶创作不局限于形式美感,而是更深层次地与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产生联系。

(二) 音乐结构中的“和”

在音乐结构的构建上,“和”的思想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刘德海善于在对比与统一之间寻找平衡,并通过中西结合的手法实现传统“中和之美”的当代表达。例如,《秦俑》通过在乐曲中融入现代和声处理,将小二度、增四度等不协和音程纳入整体框架,并最终导向协和音程的解决,形成中西音乐语言的辩证统一;《金色的梦》则以 E-A-G-A-E 的调式循环贯穿全曲,构建起“起承转合”的逻辑关系,并通过倒影变奏和主题再现实现调式与主题的双重回归,展现了在变化与统一之间的平衡追求;而《滴水观音》则以复三部曲式为整体框架,庄重的 A 段、戏剧化的 B 段与最终的 A' 段形成鲜明对比,却通过动机的延续与

基金项目: 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琵琶重奏《敦煌曲子词》的创作与研究”(批号: CSQ22024)

最终的主和弦收束实现整体的统一。可见,刘德海在结构上既注重对比的张力,又保证最终的和谐归宿,将传统美学理念与现代创作方法融会贯通,彰显了“和”作为方法论对音乐结构的重要作用。

(三) 技法运用中的“和”

在技法运用方面,刘德海同样坚持“和”的理念。他不仅继承和完善了传统技法,还积极吸收西方演奏方法,形成中西相融的独特体系。在《草原小姐妹》中,他创造性地引入大拇指按音法,借鉴大提琴的左手按弦技巧,拓展了琵琶的音域并增强表现力,这种并非简单嫁接而是融合共生的技法革新,正是“和”在实践中的体现。同时,他对传统“反正弹”技法进行创造性转化,使音响由线性旋律发展为立体结构,正反相生、阴阳并济的手法不仅带来了音色上的刚柔相济,也营造出多维度的声音空间。这些技法突破使琵琶的表现力得以极大提升,而其背后所遵循的仍是“和”的精神,即通过差异性的融合实现整体性的统一。

二、“和”在刘德海琵琶演奏中的体现

《溪山琴况》有言“吾复求其所以和者三,曰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而和至矣。”即正确处理乐器演奏技巧、表现内容、意境等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刘德海作为当代琵琶艺术的集大成者,其演奏深刻地体现“和”的美学思想。笔者结合《溪山琴况》中“和”的理论及刘德海的艺术实践,从“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三方面展开分析,探讨其演奏中“和”的多维呈现。

(一) 弦与指合

“弦与指合”强调指法需契合琴弦客观性能,刘德海的琵琶演奏艺术以此为核心,以“中和无特色之声”^[1]为技术训练起点,重视技术训练与美感培养,使演奏规范中透着灵动,达成乐器物理属性与演奏技术的深度融合。他秉持“中和之声”理念,强调从“中和”这一平衡状态出发,追求“不柔不刚、不快不慢、不轻不重”的演奏境界。基于此,在演奏技巧训练中,他强调以“中”为起点,将“中和”之声训练置于核心,追求自然、和谐、悦耳的音色,视无感情色彩的“无特色”音为技巧根基。

在技术规范层面,刘德海重视科学训练。他认为技术上的“中”是种动态平衡,需通过科学训练达成。如在弹挑技法中,他要求触弦点位于复手向上6厘米处,手势呈龙眼或凤眼状,指甲入弦约45°,通过手腕带动手指自然运动,追求音色“圆润如珠”^[2],这种对物理规律的尊重与运用,体现了“弦与指合”的深层逻辑。

如在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中,他独创的大拇指按音法融合了西方大提琴左手按音技巧,释放左手大指潜能,通过扩大音域、减少换把的频繁使用,巧妙打破了手指在琴弦上大幅度跑动的局限,体现出中国传统审美观中“和”的追求——既非简单相加,亦非强行融合,而是在保留各自特质的基础上,寻求技法间的和谐共生与相互成就。此外,他还融入大拇指按音加泛音组合模拟“马蹄声”,精准捕捉救援队伍策马疾驰的紧迫感,又暗含希望曙光,将救援之力的刚强与人性之光的温暖在疾驰的马蹄声中达成微妙平衡,诠释了“刚柔并济”的哲学意蕴。

(二) 指与音合

“指与音合”强调音乐表达应恰如其分,符合其内容^[2]。在琵琶演奏中,“指与音合”是指演奏者手指技法与音乐旋律和谐统一。刘德海先生注重技法的细节把控,让手指动作与音乐的节奏、旋律和音色等要素完美协调,实现了技术规范与音乐表现的和谐统一,并把“指与音合”的审美理想升华为“技术即音乐”的艺术哲学,贯穿于技术训练与技法创新之中,使其演奏艺术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刻的哲学内涵。

在技术训练层面,刘德海提出“带着感情带着美感练技术”的理念^[3]。他认为简单的几个音符弹出好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并将技术训练的原则归结为“技不厌精”。也就是说演奏者不仅要追求技术精准,更要让每个音符都富有生命力,使手指的运动与音乐的呼吸、旋律的起伏、情感的表达完全融为一体。当技术动作与音乐表现达到这种和谐统一时,简单的音阶练习也能成为动人的艺术呈现。

在技法创新层面,刘德海对传统“反正弹”技法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实现了音色的丰富拓展与音响结构从线性单旋律到和弦分解式“立体性”的质变突破。他称“反正弹”为“弦上芭蕾”^[3],通过正反相生、阴阳并济的演奏方式,使音色刚柔相济、虚实相生,构建起多维度的声音空间。这种技法革新拓展了琵琶的表现力,让正弹的饱满与反弹的灵动在音色对比中达成辩证统一,并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将叙事性旋律与和弦的立体音响有机融合,既确保主题旋律的横向进行,又赋予其以纵向深度,让技法与音乐达成“指与音合”的默契,交织出富有生命张力的音乐语汇。

(三) 音与意合

“音与意合”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和”的终极追求,体现为音乐形式与人文内涵的和谐共生。在刘德海的琵琶艺术实践中,“音与意合”被赋予系统性的美学表达,核心可概括为“技、情、理”三者协

调统一：技法的创造是为了制造音响，音响的存在是为了抒发情感，情感的流露则是为了宣扬理念。这种层层递进的艺术思维，通过技术的动态控制实现情感的真挚表达，并经由对作品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蕴的深刻理解，最终达到“道器两忘，人琴合一”的至高境界，使技术、情感与理念在艺术表现中实现升华共振。

在技术与情感的结合中，刘德海曾提出“每位演奏家在奏乐前，皆须从三个方面进行构思——用什么样情感去宣扬什么样理念；用什么样音响去抒发什么样情感；用什么样技法制造什么样音响”^[1]。在演奏乐曲《霸王卸甲》时，刘德海完美诠释了李泽厚“情本论”的艺术理念，即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4]。他在尾声创造性地运用“相角揉弦”技法，营造特殊的音响效果，表达出战争的惨烈状况，通过内敛的音色处理展现“大悲不言”的情感特质——不是歇斯底里的宣泄，而是情绪得不到彻底宣泄时内心隐含的强烈情感力量。刘德海将技法、音响与情感精准对应，使音乐摆脱了教化性、政治性的表达，更多是从人的角度、人的感情方面入手^[5]，既展现了霸王英雄气魄与柔情的双重性格，又以“弦上奥妙在弦外”的艺术理念，实现了技术表现向心灵感悟的升华。

在技术与理念的结合中，刘德海通过《天鹅》等作品实现了技术语言与精神境界的高度统一。他运用“反弹”“勾搭”等技法模拟天鹅振翅的声响，既生动刻画了天鹅的优雅姿态，又以其顽强拼搏的精神来抒发作曲家对善良、坚强、谦和、坚韧等高尚品质的追求，表达了对高雅、美好的道德情操的赞美之情^[6]。正如他所言“技有限，但风格无限，精神更无限”^[3]。即技术虽有其局限，却能在艺术表现和理念传达中获得无限可能。刘德海毕生追求永恒的精神价值，他的

琵琶演奏既是对自然万物的描摹，更是对人生理性的思考。当技术语言、情感内涵与人生追求达成这种高度协调时，每一个音符都将成为“技、情、理”和谐统一的艺术结晶。

三、结论

综上所述，刘德海以“和”为审美圭臬，通过技术、情感与理念的融合，实现了“以音之精义应乎意之深微”。丰富了当代琵琶艺术的表现力，为传统音乐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期望未来有更多音乐工作者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与民族器乐创作实践的融合之道，在创作中深度挖掘“东方神韵”，秉持“守正创新”理念，既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又融入时代元素，实现传统音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民族音乐在全球音乐文化交流中绽放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 刘德海. 每日必弹琵琶练习曲 [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 [2] 田军. 溪山琴况中“和”的美学思想在琵琶演奏中的运用 [J]. 音乐创作，2015(1): 123-125.
- [3] 刘德海. 琵琶贵在见体 [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4):1-5.
- [4] 龚甜. 刘德海琵琶改编曲《霸王卸甲》的音乐特征与艺术内涵 [D]. 南昌大学，2022.
- [5] 张伟. 一曲天鹅语，四弦人生情——析刘德海的琵琶曲《天鹅》[J]. 中国音乐，2004(4):121-123.
- [6] 曹珊. 刘德海新编琵琶曲《霸王卸甲》研究 [D]. 哈尔滨师范大学，2016.
- [7] 吴雅欣. 刘德海琵琶组曲“乡土风情篇”研究 [D]. 河北师范大学，2013.